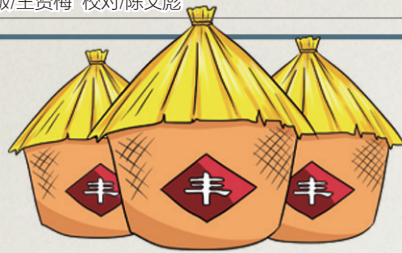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粮站大仓

■ 安徽合肥 姚文学



去年五月随合肥市文联采风团去肥西西南实地走访新农村建设成果,通过豪华大巴车的窗口,我不仅看到了一派如画田园的美景,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栋保存完整的粮站大仓。见到粮站大仓,恰似重逢了一位久别的故人。几栋高大粮仓,固若金汤;厚重青砖黑瓦,气势恢宏。在过去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,基层粮站社会地位优越,许多人羡慕仰望,心向往之。

时代浪潮,汹涌澎湃,惊涛拍岸,摧枯拉朽。多年前,家乡小镇上的那家粮站被整体拆除,夷为一片平地,未留丝毫残剩日影。时至今日,粮站那几栋整齐坚固的大仓,依然壮观地耸立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幼时无聊,常与发小结伴同行,溜进粮站里玩耍。大仓正面的墙上用白色的石灰浆写着“仓库重地,严禁烟火”八个巨大的正楷汉字,一个字的高度足足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高那么高,十分引人注目。那时尚未开蒙,并不识字,但见得久了,听得多了,自然无师自通,并且心领神会了这墙上标语包含的严肃含义。

听大人们说,过去粮站有位仓库保管员老董,嗜烟如命,有次不小心在仓库里丢下一个烟头,酿成一场火灾,让粮站遭受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。事后,老董因违反规章制度酿成严重后果,而被开除公职,遣送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。小镇上,人们以老董为反面教材,劝说别人不要抽烟,说他就是镜子,一根香烟烧掉了他一辈子的幸福生活。老董家住小镇附近,离开粮站,还经常上街购物,手上仍然夹着香烟。有人批评他死不悔改,他说,已经丢了粮站的铁饭碗,戒烟还有何用?他不相信,一个烟头还能再烧掉几亩稻田。

粮站大院里有一块水泥铺设的晒场,宽敞又平整。这个晒场成为我们一帮孩童游戏玩乐的天堂,跳房子、丢手绢、抓瓦子,样样适合。镇上有几个孩子自制简易的轴承三轮车,他们相约在晒场上比赛,赛谁的车跑得最快,结果每次的冠军都是二军,只因二军的轴承直径最大,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几个那么大的轴承。大家并不在乎比赛的结果,快乐的源泉在于轴承小车在平坦的水泥场地上风驰电掣,畅通无阻,比在其它坑坑洼洼的别处跑得痛快过瘾!晒场常常洒满潮湿的稻谷,偶尔也晒出山里远途调运而来的山芋干。甜丝丝的山芋干可是稀罕物,诱惑得孩子们团团直

转。尽管工作人员防守严密,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,每当我们见缝插针能从晒场上顺利偷得两衣袋山芋干,凯旋而归之时,真是笑逐颜开,高兴至极!

夏末秋初,每逢粮站一年一度收购的大忙季节,肩膀挑的,板车拉的,各路售粮大军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,粮站大院里拥挤不堪,人声鼎沸,像一锅煮开的热粥。此时,看样员成为焦点中心人物,炙手可热。他右手持一根长长的金属样签,猛力插进稻谷里,又迅速抽出,再用左手的手指拨弄几下样签上带出的谷子,便得出干湿是否合格的结论,若不合格,售粮人只得挑回重晒;若合格了,等级的高低,也就是价格的多少,仍由他裁决。那支样签,锋利无比,不论稻谷是盛在开口的稻箩里,还是装在密闭的麻袋中,它都能穿行无阻,直达深处,并且带出样品来。其设计得精巧周密,令人叹为观止,也不知是谁的发明。

看样员掌握着生杀大权,谁也不敢得罪他,人们都想方设法与他套近乎、拉关系。看样之前,有满面笑容敬他高级香烟的,有通过关系事先和他打招呼的,也有拐弯抹角与他叙述亲戚关系的。人人都想顺利过关,面对权力,有几人能不屈尊弯腰图个省事。真是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不一而足。记得有那么一年,我的大表哥考上了省粮食学校,大表叔高兴地逢人便说,等他儿子毕业如果能够分配到粮站当一名看样员,那就实现了他这一生最大的理想了。

其实,看样员也有一肚子无处诉说的苦水,都是乡里乡亲的,说谁不合格就会得罪谁;若闭着眼睛说都合格,让潮湿的粮食混进大仓里,那又是对国家利益的不负责。看样员为了不辱使命,只得做黑脸的包公,人们既敬他,又怕他。

粮站大仓,四壁实砌,十几间连成长长的一排,四周墙脚护着规整的水泥台阶,衬托着它丝毫不可侵犯的威严。大仓背面,朝着广阔的田野,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刷着主席的语录:备战,备荒,为人民。今天回想起来,这栋砖瓦结构的庞然大屋,称得上是当时小镇上最为气派的宏伟建筑。它是粮站的核心和灵魂,也是人群聚集之地的典型地标。岁月如水,流逝不已。今天,随着粮站机构的关闭,时过境迁,旧时的大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使用功能,却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物。

故乡的河,故乡的苇

■ 江苏张家港 韩慧彬

我的家在南阳盆地中白河与溇河交汇处的一个偏僻的村庄,我从这村庄一间普通的瓦房出发,读中学、大学,读社会、人生,浪迹天涯……虽已跻身繁华的江南水乡,然而我的灵魂却时常在金黄的麦田里打滚,幻想着疲惫的身子在村边清冽的河里浸润,一脉情思紧紧牵拽着我熟悉的小村我的家。

我时常做梦,梦境总是通往阡陌纵横的原野,星罗棋布的村落,遗存童趣的沙滩,傲然荡漾的芦苇和那条印在心底里的村河……扯上童年记忆的常春藤,我时常和伙伴们在河边芦苇的怀里觅乐寻趣。故乡的那条

河、那片苇给了我隽永的诗情,同时也给了我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。芊芊芦苇,在河边的滩涂上扎根,无拘无束;在河上的纤桥旁摇曳,蓬蓬勃勃。从苍翠的湖绿,渐渐化作凝重的墨绿,却依旧亭亭玉立,倩影婆娑。素雅清傲是她的性格,自然朴实是她的本色,没有华丽的衣衫,更不需

要任何的修饰打扮。即使翻越季节的山峦,静候白霜降临,那满目的芦花与天上的白云融为一体,也依然是简简单单的白,充满蓬松的张力,然后在冰冷的纯洁里画上生命的句号。

苦夏时节,村河边茂密的芦苇恣肆地摇曳,密密匝匝的浩荡更衬托出蓝天的寥廓深远和村河的宽广,她带给我的,不只是自然的享受,更多的是胸臆直抒的酣畅淋漓。每当晴日,微风掠过,那摇曳便如一路起伏的曲线,犹如纤指抚琴流淌着的梵音,将那不尽的幽思荡漾开去;骤雨暴风之下,那浩荡又成了宽阔的古战场,如千万铁骑奔腾而过,轰然若然,搅起不尽的波澜。我欣赏她的大气,欣赏她的壮美。如果说她是画,那她必然是画卷;如果说她是诗,那她必然是交响诗。及至深秋,故乡的那条河越发的纤细,那片苇却在风中舞动着令人感动的白,是老农脸上悠然漂浮的一缕秋光,是村姑眉宇间挥之不去的妩媚,像花香鬓影的女子涉水而来,从古代,从《诗经》中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遂成千古绝唱,弄篙荡舟的少年水手,在水一方的窈窕淑女,映衬着茂密的芦苇,成了五千年文明古国最美的诗行。秋高气爽,我一卷在手,于河边茸茸芦花下,和屈子同愤,跟太白同醉,与东坡同发少年狂。静谧,温和,洋溢的诗情触手可及。

远离故乡,我常常想家,想家的时候就想起故乡的河和河边那与风共舞的苇。

秋雨何止送残暑

■ 安徽池州 赵柒斤

一夜疏风细雨,天气随即转凉。正如歌词所唱:一场秋雨一场凉。听着细细的淅沥沥的雨声,想起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熙宁六年(1073年)秋天创作的《谒金门·秋感》:“今夜雨。断送一年残暑。”词人虽感激秋雨断送了酷热,但“夜阑还独语”的“愁”感也涌上心头。

其实,悲秋情结是古典诗词吟咏秋景的主基调,而秋风秋雨一般皆为“悲”或“愁”秋之源头。唐代诗圣杜甫的《秋雨叹三首》,无论“雨中百草秋烂死,临风三嗅馨香泣”“阑风长雨秋纷纷,四海八荒同一云”,还是“雨声飏催早寒,泥污后土何时干”,虽为自述苦雨寥落之况、触景生愁,却令每位读者感受到古代“悲秋”者悲秋之萧瑟、“病秋”者病秋之隐沦、“惊秋”者惊韶华逝而年岁晏之速;唐代诗人李商隐的“秋雨”一直很“凄冷”,无论“巴山夜雨涨秋池,何当共剪西窗烛”,还是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抑或“休问梁园旧宾客,茂陵秋雨病相如”,都是秋雨绵绵、寂寞绵绵、伤情绵绵的场景;唐代诗人温庭筠的“梧桐树,三更雨。一叶叶,一声声”,好一个“愁”字了得;宋代大词人柳永,无论表面多么放荡不羁,可一场秋雨照样触发了他羁旅之志和怀才不遇的痛苦愤懑:“争知我,倚栏杆处,正恁凝愁。”“秋风秋雨愁煞人,寒宵独坐心如捣。”更成为我国女权和女学思想倡导者、革命先驱秋瑾的遗言而广为流传。上中学时,曾被张爱玲的“(秋)雨,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,织成一片轻柔的网,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”深深吸引。她眼里的“秋雨”,像悲哀的音乐,冷清寥落,苍凉悲且,有一种挽歌般的悲凉美感。

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一代伟人毛泽东创造了不同凡响、充满着异样风采和神韵的“秋”意象,呈现出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壮美秋景,让人感受到“夜来秋雨后,秋气飒然新”。我印象中,人人都愿意走进秋天里,与都市人青睐驱走酷热之秋雨相比,农人对秋雨的降落几乎是欢呼。“交秋三场雨,遍地出黄金”是乡亲们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,农人对秋雨的期盼无法用文字描述。清楚记得,多少次立秋时节,镇里租来高射炮“打雨”,更有村民采用最古老方式“求雨”,可收效甚微……村民最终没能胜天,秧苗、蔬菜及早地作物大片大片地枯死,我从中感受一种与生命、与大地息息相关的东西,这便是秋天的雨水,它像一首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,永远充盈着我的耳鼓,伴随着我的成长。

由此,喜欢上窗前听秋雨、观秋雨,尤其偏爱在青砖砌到顶、墙壁嵌着木格窗子的老房子聆听秋雨、欣赏秋雨:一阵紧过一阵的秋风吹拂,就能感觉似轻轻低语的热恋人般的雨丝细细密密、轻轻柔柔地漫下,它们像诉说着什么秘密,或酝酿着什么大事。不大一会,雨丝就变成点点滴滴,秋雨温柔缠绵,如丝如缕,若酒若醇……

诗词文章里的秋雨一直潇潇下,古今秋意秋景却大不同。表面上是创作者心境发生了变化,而实质上是新中国、新社会、新时代赋予了人们积极向上的奋进力量。

